

梦想照进现实

四张杭州独立团队的工作集体像

文/本报记者陈晓
实习生 吕琳 甘露
摄/吴煌 徐彦 任焯

他们以团队、工作室的方式,在趣味相投的小圈子里各自凸显自我的个性。尽管梦想与现实不时交叉,但他们一直在路上。

补天话剧团： 在理想与生存中徘徊

没法再简陋的排练房

剧团的排练房位于文三路的浙江教育学院,来之前剧团制作人孔琛亮再三提示:“你肯定会对排练房很失望很失望的,还是另选个地方吧,那里简陋得不能再简陋。”这个排练房是免费供他们使用的,得来不易,还是托一个朋友帮忙,然后打了无数份报告,才申请成功。借给他们使用的人,也是被这些年轻人的对话剧的一如既往感动。

到了排练房,进门的第一眼便是几张破桌子、破椅子,上面摊了好多饮料瓶子,扔了很多香烟屁股,排练的灵感就来自于这一根根烟中。还有个快要散架的书架,这是他们排练时要用到的道具。除了这些东西,没有其它的了。不是想象中木头地板的排练房,这里是冰冷的水泥地。四周没有那种排练时可以看见的大镜子,是已经发黄的白墙壁,很多墙面都已经开始剥落。简单得不行。这么冷的天要在这个阴冷的房间,每天呆12个小时,可能激励他们的就是他们最爱的话剧。

“别看这些桌椅,还是从旁边的一个仓库教室淘来的。都是其他教室里筛选出来的一批坏掉的东西。等以后有演出了,我们会自己的道具。”孔琛亮说。语气里有无奈但也有信心。

曾想把房子抵押的制作人

魏鹏是他们的总导演,82年出生,河北刑部人。现为浙江话剧团的正式演员。采访的那天因为有事,没有来。团员们讲起他,这样形容:“他是个生活中平淡,舞台上光芒四射的人。”

话剧团的制作人孔琛亮是个幽默、率真的男孩子,84年出生,唯一的一个杭州人。平时帮电视台的一些节目做做策划,有大型的晚会了,就帮帮忙。是个生活得不亦乐乎的有责任心的大男孩。他担负着很多工作,平时联系演出的赞助也是他,七七八八的事情都是他在操

MUSE社： 走到公益与商业化的岔口

最初的梦想

Cosplay的风潮吹进中国已有几个年头,而毛毛和小董就是杭州最早一批的领头人。

还没满20岁的毛毛看起来有些许的成熟,但也会在举手投足间流露自己的孩子气,时而沉稳、时而羞涩的表情让人会很快喜欢上她。五年前,迷上cosplay,跟许多喜欢cosplay的女生一样,最初都是兴趣使然,自己动手做着自己喜欢的人物的衣服,享受着穿上一件件自己作品的满足感。

小董是个身材高大的男生,也许是个过早的接触社会让他有了与年纪不符的老沉,20出头的年纪却有着与年纪相差太多的外表。17岁便从卖刻录游戏光盘开始了自己赚钱的生活,也曾去上海打拼,最后还是回到杭州,与人合作一起办

心,“每次我们排练的时候,团员们都是自己掏钱买饭,很过意不去。我想为这个剧团改善条件,本来我们排好了我们的话剧,叫《暗恋》,在1月份演出的。但是因为投资方的突然改变,我们的演出又黄掉了。之前想过把家里的房子拿去做抵押,妈妈也同意了,但是因为手续上要求不满足,办理不了。女朋友为了我,把买笔记本电脑的钱也攒下不花了。”

整天满杭州跑的瑜伽教练

毕静是团队中比较幸运的姑娘,白天,她的工作是某健身中心的瑜伽教练。她再三强调,她很喜欢这个职业。在浙江传媒学院学的是表演专业,也做过演员梦,可能是因为不想踏入娱乐这个复杂的圈子,选择了做健身教练。

住在城南、上班在城西,排练的地方也在城西,所以她每天都在这三个地点来回跑。有时候早上上完了瑜伽课,中午赶到排练的地方,傍晚的时候又要赶回健身中心,上完课继续回来排练。晚上12点,一群人排练完后,再一起吃个夜宵,聊聊天感受一下,这便是她眼中的充实。

家门口贴满催费单的小伙

剧团有个小伙子叫杨涛,是河南人。父亲是唱豫剧的,也许是受到了父亲的遗传,所以在艺术上有些天份。在浙江传媒学院表演系毕业后,他体会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异,因为在杭州找不到工作,回河南在家闷了好几天。可又觉得离不开自己喜欢的话剧,又回到了杭州。

“现在我靠平时给电视台的一些栏目剧做做演员,赚生活费,有时候是300元一集。但不是每天都有。我住的房子是朋友借我的。空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席梦司,没有电视、没有家具,更没有电脑可以上网。有时候要给电视台发份资料,也要打电话求助朋友。”

了当年大名鼎鼎的“杭州人家”论坛。

两人认识就是在杭州人家的论坛上,斑竹聚会,闲聊中发现有着共同的兴趣——cosplay。于是,相谈甚欢。之后的交流让他们完全走到了一起,开始聚集cosplay爱好者进行活动。这就有了MUSE社的雏形,也是最初梦想的雏形。

慢慢的,成员越来越多……

岔路的选择 PLAY or 商业?

随着cosplay在中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了这项活动中,大型比赛也层出不穷。于是,cosplay的阵营分化了。

“现在的cosplayer主要分两派,一种是以比赛拿奖金出名为目的的,一种就是最早的coser们,他们就是纯粹的player,是想着要把cosplay当作一种文化去理解的人们。”他们坚定地表示他们

补天话剧团,现有成员8人,成立于2006年6月,之所以叫“补天”,是因为古代有“女娲补天”,而他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剧团能够弥补话剧在某些地方的空白,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话剧、了解话剧、喜欢上话剧。

剧团成员里来自全国各地,杭州、黑龙江、湖南等等。他们多半毕业于浙江传媒学院表演专业。为了这个话剧团,他们想过拿房子做抵押,来用于提供剧团的演出经费;他们放弃了很多优异的待遇,选择了继续留在杭州;他们中的一些人毕业后做过保险、进过广告公司,可是兜了一圈还是选择留在话剧团;他们宁愿住在一个简陋得只有一张席梦司的房间,也不愿回家吃顿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

他们这样做,只是想让更多的人慢慢知道话剧,爱上话剧。

他说他的家门上经常会贴满很多小纸片,都是催费通知单,电费、水费、物业管理费。

将话剧进行到底

话剧团中的帅小伙子金潇,马上就要接一本电影,片酬是3500元一天。怎么说都是个好活。不过听说是翻拍韩国的《色即是空》,里面会有裸露的镜头。“这没有关系,为了艺术献身嘛。”

“虽然有些人会觉得我很幸运,拍完这本电影有近五万的收入。可是,我们过了今天,永远不知道明天可以做什么。”

“很多人说搞纯艺术的人会很穷,但我们在乎的是精神世界。”金潇说这话时挺认真。

这一群自发组织将话剧进行到底的80后孩子,他们会过上几天吃泡面的日子,偶尔站在街头,会突然发现生活快过不下去了,房子也快租不下去了。可是想起话剧,就是有一股劲。

“现在我靠平时给电视台的一些栏目剧做做演员,赚生活费,有时候是300元一集。但不是每天都有。我住的房子是朋友借我的。空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席梦司,没有电视、没有家具,更没有电脑可以上网。有时候要给电视台发份资料,也要打电话求助朋友。”

属于后者。

因为唯一的一次比赛经历让他们初次看到了梦想和现实的冲突。

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报了名,才发现早已内定了冠军,“实在太黑了,去了看到某某社(不便透露真实名称)竟然是双评委,早就听说比赛有内定,没想到是真的。但是还是报了名要去比一下,怎么也要争口气!”

但比赛的结果和风传的内定人选果真是一样的。

“这样也好,看到了黑暗,才会觉得自己当初玩cosplay的心情是多么珍贵,我们不想丢弃这个初衷。”

当时的他们想着用自己的方式完成梦想,他们说自己拒绝商业化。

他们很痛心地说现在的cosplay已经完全没有了最早那种纯真的感觉了,大家都只想着去比赛,要出名,要赚钱,以

前很好的朋友都会因为某一点利益的冲突而跟自己反目。那些人早就忘记了自己当初玩时的那份心情。

“我们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比赛是太中国化的产物,日本和美国把cosplay传过来的时候,并没有比赛这个形式,只是停留在单纯的play上,大家可以穿着夸张的衣服在街上走,没有人会对你侧目,而在中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思想上的差距。比赛这个形式只会让cosplay变向的发展到一个错误的领域,已经不是play了。这太可悲了!”

慢慢坚定的方向

于是,社团的宗旨发展为“义务宣扬cosplay文化”。

“我们要让它像街舞狂潮一样,让更多的爱好者都去享受它。”

“我们最初的行动是培养和帮助小



团队名称:补天话剧团
平均年龄:24岁
主要人数:8人



团队名称:MUSE社
平均年龄:20岁
主要人数:主力6人

社,帮他们设计和制作服装,帮他们培养专业的coser,跟学校合作,在教室里为大家授课,帮他们组织活动等等,每一次办活动,我们会把我们的服装给他们穿,让来参加活动的爱好者们免费体验cosplay的乐趣。”

渐渐的他们开始了公益之举,他们出现在各种公益活动中,去血液中心发传单,在各种适合穿cos的场合奔走帮忙,做爱心义演……

“刚开始行动的半年是我们长这么大以来最累的时间,每天东奔西跑忙到凌晨才躺下。拉业务找赞助还少不了酒桌饭局,其实我特别不喜欢酒,但却有时候要一个礼拜喝好几个酒局。”这些孩子就慢慢地走进了那个不应是他们那个年纪进入的灰蒙蒙的世界。

毛毛和小董身兼业务员,自己出去找赞助了。

“刚开始行动的半年是我们长这么大以来最累的时间,每天东奔西跑忙到凌晨才躺下。拉业务找赞助还少不了酒桌饭局,其实我特别不喜欢酒,但却有时候要一个礼拜喝好几个酒局。”这些孩子就慢慢地走进了那个不应是他们那个年纪进入的灰蒙蒙的世界。

毛毛说别看他们平时穿得这么随意,真的去谈判的时候是要装扮得很成熟的,毛毛说她其实最讨厌这样。

MUSE社,成员人数不定,主力成员6人,核心成员2名。“MUSE”是希腊的艺术女神的名字,是把最纯洁的音乐发扬出来的意思。按照取名字时的用意,就是不脱离自己一开始的信念,一直一直地走下去。团队的名字是多年以后经历了许多才定下来的,作为对自己梦想坚持的一种标志。

“把cosplay和公益活动结合在一起,用cosplay来帮助公益,用公益来宣传cosplay。”最理想的目标终于形成。

“现实往往就是在你把一切梦想得太完美的时候向你发出挑衅。”

“我们最初的行为是培养和帮助小

社团,帮他们设计和制作服装,帮他们培养专业的coser,跟学校合作,在教室里为大家授课,帮他们组织活动等等,每一次办活动,我们会把我们的服装给他们穿,让来参加活动的爱好者们免费体验cosplay的乐趣。”

“我们最初的行为是培养和帮助小

社团,帮他们设计和制作服装,帮他们培养专业的coser,跟学校合作,在教室里为大家授课,帮他们组织活动等等,每一次办活动,我们会把我们的服装给他们穿,让来参加活动的爱好者们免费体验cosplay的乐趣。”

“我们最初的行为是培养和帮助小

“去年一个赞助,24个人最后竟然一共喝了160瓶红酒!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喝的,心想只能硬着头皮拼了。当时难受得真以为自己要死了。现在对酒已经完全麻木了,也不知道自己的底线是什么了。”

但是,最近一次在饭桌谈生意,毛毛还是醉倒了。

未来……

毛毛说他们要开自己的公司了。她说他们不反对商业化了,只是把商业作为支持梦想的途径了。

“他们想都没有错,谁都会在年轻的时候有远大的抱负。可当大梦想遇到现实,不得不退让。他们会因为没有钱,租不起房子,生活都成大问题。他们会因为没钱,早就排练好的演出推一推再推。他们更不会抱怨整天吃方便面。”

可是他们仍旧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他们会觉得一群人经常在一起努力的过程是最幸福的,毛毛说她其实最讨厌这样。

可是他们仍旧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他们会觉得一群人经常在一起努力的过程是最幸福的,毛毛说她其实最讨厌这样。



团队名称:我爱China
平均年龄:40岁
主要人数:50多人

凤山艺术空间 躲进仓库的自由画家

皇城根下,杭州的万松岭和凤山门有很多的仓库,三年前这里还是很多货物的储存地点,三年来,这里吸引了很多画家,开起了他们的画室。这是一个目前拥有20多个画室的小团体,男男女女都有,老老少小都有。因为这里是在凤凰山下,所以取名“凤山艺术空间”。

“早上基本上都在睡觉,下午过来画室看看。如果有灵感就画一下,没有的话约上几个朋友,吃个晚饭,出去娱乐一下。只有接触更多的人和事,才能为下一幅作品提供好素材。”

这些孤独的画家们

艺术家是孤独的,画室成员王汉乐说:“画家更是孤独的,他永远在等待自己的下一幅作品。在他的眼里没有一件作品是自己最满意的。”

而当他们的作品受到别人的肯定自然是欣慰的,有时候作品以高价被人买走,反而不是开心的。“这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最宝贝的孩子卖给了人家,其实内心是痛苦的。”

这些自称孤独的画家们,经济生活是富裕的,其中有些画家一年能卖出价值不菲的作品,但是他们永远满足不了的是精神世界。“也许直到死的那一天,才发现这辈子要画的作品,可是已晚。”

●杭州独立社团观察

80后社团： 爱聚群,爱拼但生存艰难

补天话剧团和MOSE社都是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创立的团队,他们基本上都是刚刚从学校里走出的大学生。

在学校里他们是专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充满抱负。采访中,印象深刻地记得补天话剧团有个小伙子对记者说:“其实我真的很想当大明星。如果不行,我想进大单位,然后一步步实现我的梦想。”

他们的想法都没有错,谁都会在年轻的时候有远大的抱负。可当大梦想遇到现实,不得不退让。他们会因为没有钱,租不起房子,生活都成大问题。他们会因为没钱,早就排练好的演出推一推再推。他们更不会抱怨整天吃方便面。”

可是他们仍旧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他们会觉得一群人经常在一起努力的过程是最幸福的,毛毛说她其实最讨厌这样。

可是他们仍旧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他们会觉得一群人经常在一起努力的过程是最幸福的,毛毛说她其实最讨厌这样。

可是他们仍旧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他们会觉得一群人经常在一起努力的过程是最幸福的,毛毛说她其实最讨厌这样。

可是他们仍旧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他们会觉得一群人经常在一起努力的过程是最幸福的,毛毛说她其实最讨厌这样。

不愿拥有,只看看见

在事业上已小有成就的玩主,对于平日生意应酬上的酒席饭桌早已苦不堪言,却极其钟爱大老远赶到这个僻静低调的收藏兼茶庄精品茶谈谈天,或者十几个人凑成一桌分着一碗白粥,和着而无味的馒头,不亦乐乎。

他们觉得,收藏是件开心的事。青瓷馆主金逸荣先生就曾为了得到某位大家的一件优秀作品,磨了对方连续5天,直到大师耳根都被磨破,受不了了他“祥林嫂”般碎碎念,终于同意把作品出给他。那时的喜悦欢乐劲,可不是三言两语能描述得出的。与此同时,收藏也是很痛苦的事。当我们这些外行正觉得矛盾之时,有人道出了个中原委:

当你看到一件好展品,却正好是自己手头最紧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是痛苦啊;而你好不容易省吃俭用,缩衣节食把钱给存够了赶过来,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宝贝被别人买走了,那种迟来一步的懊恼和心痛更是难以言喻。

在青瓷玩家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对于艺术品,钱不当钱用;而对于日常生活品,一分钱当两分钱来用。这些人几万、几十万地往里砸钱,却宁愿“开”着破旧的老式自行车,挤着公交车巴士,他们自得其乐。

上午睡觉,下午画画

这几个在仓库里开画室的画家们,目前的专职都是画画。可是他们中几乎都是从各行各业转变过来的,有银行的美工师、学校的老师、经营电器公司的老总等等。从小都爱好画画,长大后,有了事业,烦透了没完没了的应酬、不愿生活过多地被琐事打扰,于是只想把画画作为自己的安心工作。

“早上基本上都在睡觉,下午过来画室看看。如果有灵感就画一下,没有的话约上几个朋友,吃个晚饭,出去娱乐一下。只有接触更多的人和事,才能为下一幅作品提供好素材。”

团队名称:我爱China

平均年龄:40岁
主要人数:50多人

团队名称:凤山艺术空间

平均年龄:35岁
主要人数:20余人

团队名称:MUSE社

平均年龄:20岁
主要人数:主力6人

团队名称:补天话剧团

平均年龄:24岁
主要人数:8人

团队名称:我爱的China

平均年龄:40岁
主要人数:50多人

团队名称:凤山艺术空间

平均年龄:35岁
主要人数:20余人

团队名称:MUSE社

平均年龄:20岁
主要人数:主力6人

团队名称:补天话剧团

平均年龄:24岁
主要人数:8人

团队名称:我爱的China

平均年龄:40岁
主要人数:50多人

团队名称:凤山艺术空间

平均年龄:35岁
主要人数:20余人

团队名称:MUSE社

平均年龄:20岁
主要人数:主力6人

团队名称:补天话剧团

平均年龄:24岁
主要人数:8人

团队名称:我爱的China

平均年龄:40岁
主要人数:50多人

团队名称:凤山艺术空间

平均年龄:35岁
主要人数:20余人

团队名称:MUSE社

平均年龄:20岁
主要人数:主力6人

团队名称:补天话剧团

平均年龄:24岁
主要人数:8人

团队名称:我爱的China

平均年龄:40岁
主要人数:50多人

团队名称:凤山艺术空间

平均年龄:35岁
主要人数:20余人

团队名称:MUSE社

平均年龄:20岁
主要人数:主力6人

团队名称:补天话剧团

平均年龄:24岁
主要人数:8人

团队名称:我爱的China

平均年龄:40岁
主要人数:50多人

团队名称:凤山艺术空间

平均年龄:35岁
主要人数:20余人

团队名称:MUSE社

平均年龄:20岁
主要人数:主力6人

团队名称:补天话剧团

平均年龄:24岁
主要人数:8人

团队名称:我爱的China

平均年龄:40岁
主要人数:50多人

团队名称:凤山艺术空间

平均年龄:35岁
主要人数:20余人

团队名称:MUSE社

平均年龄:20岁
主要人数:主力6人

团队名称:补天话剧团

平均年龄:24岁
主要人数:8人

团队名称:我爱的China

平均年龄:40岁
主要人数:50多人

团队名称:凤山艺术空间

平均年龄:35岁
主要人数:20余人

团队名称:MUSE社

平均年龄:20岁
主要人数:主力6人

团队名称:补天话剧团

平均年龄:24岁
主要人数:8人

团队名称:我爱的China

平均年龄:40岁
主要人数:50多人

团队名称:凤山艺术空间

平均年龄:35岁
主要人数:20余人

团队名称:MUSE社

平均年龄:20岁
主要人数:主力6人

团队名称:补天话剧团

平均年龄:24岁
主要人数:8人

团队名称:我爱的China

平均年龄:40岁
主要人数:50多人

团队名称:凤山艺术空间

平均年龄:35岁
主要人数:20余人

团队名称:MUSE社

平均年龄:20岁
主要人数:主力6人

团队名称:补天话剧团

平均年龄:24岁
主要人数:8人

团队名称:我爱的China

平均年龄:40岁
主要人数:50多人

团队名称:凤山艺术空间

平均年龄:35岁
主要人数:20余人

团队名称:MUSE社

平均年龄:20岁
主要人数:主力6人

团队名称:补天话剧团

平均年龄:24岁
主要人数:8人

团队名称:我爱的China

平均年龄:40岁
主要人数:50多人

团队名称:凤山艺术空间

平均年龄:35岁
主要人数:20余人

团队名称:MUSE社

平均年龄:20岁
主要人数:主力6人

团队名称:补天话剧团

平均年龄:24岁
主要人数:8人

团队名称:我爱的China

平均年龄:40岁
主要人数:50多人

团队名称:凤山艺术空间

平均年龄:35岁
主要人数:20余人

可是他们仍旧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他们会觉得一群人经常在一起努力的过程是最幸福的,毛毛说她其实最讨厌这样。